

夢占類考

夢占類考卷二

長洲張鳳起編

人身部

頭

大雷擊首

商紂夢大雷擊其首無何周師入而首懸太白之旗

頭生角

諸葛亮出北谷口魏延爲前鋒延夢頭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詐曰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自破之象退而告人曰角之爲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果爲楊儀所殺蜀志

髡頭

蘇韶字孝先安平人也仕至中牟令卒韶伯父承爲南中郎軍司而亡諸子迎喪還到襄城第九子節夜夢見鹵簿行列甚肅見韶使呼節曰卿犯鹵簿罪應髡削節俛受剃驚覺摸頭卽得斷髮明暮與人共寢夢見韶曰卿髡頭未竟卽復剃如前夕其日暮自備甚謹明燈火設符刻復夢見韶髡之如前夕者五節素美髮五載而盡

晉書史

斬頭持去

齊彭城景思王高澄敝歷素有令望一夕其妃鄭氏夢人斬汲頭持去惡之數日後羣盜田子禮等數人謀劫澄爲

王詐稱使者徑向淑第至內室稱勅牽淑上馬欲引向南
殿淑大呼不從遂遇害

北史

斷頭持去

爾朱世隆嘗晝寢其妻奚氏忽見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
驚就視而世隆寢如故既覺謂奚氏曰適夢人斷我頭持
去意殊不適未幾見殺

北史

東昏自挈其首

蕭綜母吳淑媛在齊爲東昏宮人寵在潘余之亞及得幸
於梁武帝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淑媛寵衰怨望及綜
年十四五恒夢一年少肥壯人自挈其首對綜如此非一

及綜長成心驚不已密問淑媛曰夢何所如夢旣不一淑媛問夢中形色頗類東昏因密報之曰汝七月生兒安得此諸王子汝今太子次第幸保富貴勿洩綜相抱哭

梁史

自求其首

王琳爲吳明徹所殺傳首陳庭懸之於市後朱瑒致書於陳徐陵以求琳首明徹亦夢琳自求其首竝爲啓陳主而許之仍與劉韶慧等持其首還於淮南權瘞八公山側瑒等乃問道北歸別議迎接時有茅知勝等五人送柩達鄴乃葬焉

梁史

自提首

王涯既族女爲實訓妻以痼疾免家人慰之給以涯貶女
忽夢涯自提首告曰族滅矣惟若存歲時無忘我女驚號
墮地家人乃以實告之

唐書

愛貌易頭

河東實弼之夜夢一人面瘡醜甚多髯大鼻矐目請之曰
愛君之貌欲易頭可乎乃於夢中許易明旦起不自覺而
家人悉驚走咸云那漢何處來弼取鏡自看方知怪異後
能半面笑兩足手口各提一筆俱書辭意皆美

幽明錄

以首承日

賈隱林奏曰臣嘗夢日墜以首承之帝曰非謂朕耶因令

糾察行在

頭骨不正

李士寧先得塗氏所藏軒轅鏡洞見遠近蔡君謨學士以道自任聞士寧之名惡之君謨一夕夢爲虎所逼有一人救之虎旣去與之坐曰公貴人也但頭骨不正乃以手爲按之曰頭骨已正矣夢覺頭上痛翌日士寧謁君謨謂曰夜夢頗驚惶否君謨愕然視其狀乃夢中逐虎正骨者遂異之

頭出角臂生鱗

宋鄭獬夢浴於玉龍池視臂生白鱗水影中頭上出角未

幾狀元及第

狀元錄

人斫落頭

相國劉沆天聖中赴省試一夕夢被人斫落頭心甚惡之有鄉人釋之曰狀元不到十二郎做只得第二人後果第二人及第沆行十二故言十二郎云

斫半身坐頭上

宋劉渭字志清婺州金華人同志有夢一人斫劉沆半身而換之復坐沆頭上既登第乃知爲劉渭中狀元之兆沆渭半邊異耳故爲易半身沆中榜眼渭中狀元故坐其頭

上

人身

白頭翁

詳英靈部田千秋裴寂

戈擊首墜於前

詳虔劉部晉中行獻子

人頭有血

詳地理部高皇

龍神寫字腦上

興寧酒川卿臨試時夢龍神寫狀字於腦上果中狀頭

監腦

詳虔劉部楚子

髮

被髮北面而諫

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

衛莊公薨時也

被髮北面而諫

曰登此昆吾之虛縣縣生之瓜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

良夫

善已有以小成之大功若瓜之初生謂使衛侯得國良夫本盟當免三死而并救一時之事爲三罪殺之故自謂無辜

衛侯貞卜不吉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衛人

出莊公而與晉平

左傳

被髮搏膺而踊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

此趙氏之先也

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故曰殺余孫不義

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

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

曰不食新矣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
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

張去聲
腹滿也

如廁陷而卒

左傳

被髮爲清江使

宋元君夜夢有人被髮云予爲清江使河伯漁者豫且得
予元君覺召占夢者占之曰此神龜也明日豫且網得白
龜圍五尺獻乃殺以卜七十鑽而無遺策仲尼聞之曰神
能見夢於君而不能猶豫且之網智能七十鑽而無遺策
不能避刳剔之患是則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

莊子

官須髮爲韜髹

劉誕反其左右侍直夢人告之曰官須髮爲韜髹旣覺已

失髻矣如此者數十人誕甚怪懼後果敗

史

剃髮爲僧

曹確判度支亦有台輔之望一夕夢剃髮爲僧心甚惡之
有一士人占夢多驗確具以所夢語之士人曰前賀侍郎
旦夕必登庸出家者號剃度也行且驗矣無何杜相出鎮
江西而確遂代之

北夢瑣言

披髮爲厲

刑部侍郎張昺出掌北平布政司事爲文皇所縛不屈
死之文皇嘗夢昺披髮爲厲出焚其尸面色如生

總角童子

人身

費尚書宏年十六赴省試考官閱其卷夢見總角童子意
榜首必少年也遂以其卷置高等及赴鹿鳴儼如夢中之
貌果穎冠魁天下

狀元記事

額

點額

齊宣帝高洋封齊王時夢人以筆點已額旦以告館客王
曇哲曰吾其退乎曇哲再拜賀曰王上加點便成主字乃
當進也不久受魏禪

北史

額上安耳

兗州張審通嘗夢爲泰山府君所召令爲詞判錄申天曹
天曹允之府君悅與審通額上安一耳旣寤覺額癢果生

肉如耳時號三耳秀才

太平廣記

面白毛虎爪

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門公拜稽首覺召史臨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虢收也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其諸族曰衆謂虢不久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賀大國之襲於已也何瘳吾聞之曰大國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傲大國襲焉曰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遂於逆命今嘉其夢侈必展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民疾其態天又誑之大國來誅出令乃逆宗國

既卑諸侯遠已內外無親其誰云救之吾不忍俟也將行以其族適晉六年虢乃亡國語

枕膝視面

魏遼東太守反明帝命司馬懿討之懿至襄平夢帝枕其膝曰視吾面俛視有異於常懿心惡之及凱旋次日屋有詔召懿三日內五至手詔曰閒側息望到到便直排閣入視吾面懿大遽乃乘追鋒車晝夜兼行一宿而至引入嘉福殿臥內升御牀流涕問疾帝執懿手目齊王曰以後事相托死乃復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所復恨矣晉紀

面有黑點

諸仲務一女顯姨嫁爲朱元宗妻產亡於家俗間產亡者以墨點面其母不忍仲務密自點之無人見者元宗爲始新縣丞夢妻來上牀分明見新白粧面上有墨點

搜神記

眉

眉長與髮等

舜二十夢眉長與髮等堯乃命舜代已攝政

帝王世紀

目

目洗於河西

伯禹夢目洗於河西四岳舉之舜進之堯堯命以爲司空

帝王世紀

刺出眼中

陳留周氏婢入山採樵夢見一女子曰吾眼中生刺乞拔

人身

之當有厚報此婢乃於朽棺中見髑髏草生眼中乃拔之
卽於其處得金鏤一雙

述征記

眇目僧執香爐

詳成器部梁武

慧眼水

詳地理部江綽

深目猓喙

詳天象部穆子

鼻

青蠅在鼻上

何晏請管輅問曰連夢見青蠅數十頭來在鼻上驅之不

肯去有何意輅曰鼻者良此天中之山青蠅惡臭而集之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戒盛衰之期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壯謙則裒多益寡壯則非禮弗履君侯上追六爻之旨下思彖象之義然後三公可決青蠅可驅也晏不能從後果及禍

晉書

正鼻

徐郎中夢神人携竹籃其中皆人鼻視徐曰形相不薄但鼻曲而小乃剔徐鼻置籃中擇一鼻安之神笑曰好一正鼻郎也既寤徐鼻忽端直歷官至正郎

括異志

耳
耳旁兩重土應受非命死

吳郡馬翁者文學馮君時範母舅也嘗遇仙有奇術嘉靖間倭虜犯金閭翁避居馮君所一夕夢異人語以耳旁兩重土應受非命死明日以語馮君令書之屏且云吾鄉有陸某者其人六指當死於倭無何蒼頭自城外入報云陸已被殺矣蓋陸字耳傍有二土也

馮君親向予言之

丹唇不言

咸和三年劉曜夜夢三人金面丹唇東向逡巡不言而退曜拜而履其跡旦召公卿以下議之太史令任義進曰三者歷運統之極也東爲震位王者之始次也金爲兌位物衰落也丹唇不言事之卑也逡巡揖讓退舍之道也爲之

拜者仙服於人也履跡而行慎不出疆也東并秦分也五車趙分也秦兵必暴起亡主喪師留敗趙地遠至三年近七百日其應不遠願陛下思而防之曜大懼已而果爲石堪所執并於石勒

北史

□ 唾灼口中

鄭灼幼而聰敏勵志儒業受業於皇侃一夕夢與侃遇於塗侃謂灼曰鄭郎開口侃因唾灼口中自後義理逾進釋褐奉朝請累遷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

梁史

捧日納口

陳武帝霸先微時嘗游義興館于許氏夢天開數丈有四

人朱衣捧日而至納之帝口及覺腹內猶熱

陳書

伎跳入口

元帝中陶繼之爲秣陵縣令令人追捕劫財李龍等時有太常伎爲賊攀引陶不詳審繆作欺隨例申上衆證其冤陶亦知枉但以文書已行不欲自爲通塞并諸劫十人於郡門斬之此伎聲藝既高又殊辨慧將死之日曰我雖賤隸實不作劫陶令已知枉見殺害若無鬼則已有鬼必自陳訴因彈琵琶歌數曲而就死衆知其枉莫不墮泣經月餘陶夢伎來至案前云昔枉見殺實所不忿訴天得理今故取君便跳入陶口乃落腹中陶卽驚寤俄而倒伏若風

癲良久蘇醒有時而發發卽天矯頭乃著背四日而亡
後家便貧瘠二兒早死止餘一孫

還宛記

人二口

張儉爲雲中幕官故事遼主出幸州邑長吏當有獻時遼
主隆緒獵雲中州節度使奏臣境無他產惟幕僚張儉一
代之寶敢以爲獻先是隆緒夢四人侍側賜食中一人二
口至聞儉名悟而召之占奏三十餘事稱旨逾加顧遇踐
清華拜相封王多裨益云

遼史

彩鳥入口

詳飛鳥部羅含

卷之二
流星入口

詳天象部集法善

舌
劒斷其舌

沈約夢齊和帝以劒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已出梁帝遣醫視疾還以狀聞帝大怒令中使譴責約懼遂卒帝以其懷情不盡諡之曰隱

梁書

舌上生毛

馬亮知江陵府任滿當代一夕夢舌上生毛解者曰舌上生毛剃不得也當再任已而果然

一作馮延巳臨川事

類
白晳多鬚

李林甫作相嘗夢一白晳多鬚長丈夫逼已排之不能去
既寤言曰此形狀類裴寬寬謀代我故也時寬爲戶部尚
書兼御史大夫乃因李適之黨斥逐之是時楊國忠始爲
金吾曹曹參軍不十年林甫卒國忠竟代其任其形狀亦
類寬焉

唐書

被人剗鬚

李迪美鬚髯御試前一日夢被人剗削俱盡心惡之有解
者曰必爲狀元緣今歲省元是劉滋已替滋矣非狀元而
何放榜果驗

皇朝類苑

長鬚翁指示

宋沙門法稱臨終曰有松山人告我江東劉將軍應受天命吾以三十二壁一餅金爲信宋祖聞之命僧惠義往松山七日七夜行道夢有一長鬚翁指示及覺分明憶所在掘而得之

冥祥記

身生八翼

陶侃少時夢身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惟一門不得入闕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後都督八州季年思折翼之夢每懷止足之分不

與朝權

晉書

身盡兩翅

齊世祖賸年十三夢人以筆盡身左右爲兩翅後踐大位
身體生毛

齊世祖賸少夢體生毛髮長至足

南史按此夢亦似豪盛之意

口化龍繞身

齊文昭太后夢爲日所逐化而爲龍繞身寤而驚悸遂成
心疾醫士顯紫三部脉非有心疾是懷孕生男之象果如
顯言是生宣武

北史

一人出吾身中

李廣以才學兼御史脩國史南臺文奏多其辭也廣嘗欲

早朝未明假寐忽驚覺謂其妻云吾夢中忽見一人出吾
身中語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而惚恍
不樂數日便遇疾竟以此終

北齊史

慶雲覆身

詳大象部張鷟

飛蟲著身入皮膚

詳昆蟲部明德馬皇后

靈鳳集身

詳黃冠部王遠知

體上有青誌

詳名姓部董青建

肩

鳳集左肩

詳天象部徐陵母

肩

折臂太守

劉之遴在荆府嘗寄居南郡忽夢前太守袁彖謂曰卿後當爲折臂太守卽居此中之遴後遇牛奔果損臂不復得屈伸連相兩王再爲此郡

梁史

石虎齧臂

燕主慕容儁夜夢石虎齧其臂寤而惡之發其墓剖棺出尸蹋而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棄諸漳水不久而儁

死 北史

彎臂受犬肉

詳走獸部林環

手

無左手

隋文帝未貴時常丹行江中夜泊夢無左手覺甚惡之及登岸詣一草菴中有老僧具以夢告之僧起賀曰無左手者獨拳也當爲天子後帝興建此菴爲吉祥寺

獨異志

以手捧天者再

韓魏公知泰州臥疾數日忽曰適夢以手捧天者再其後援英宗於藩邸翼神宗於東宮

倦游錄

兩手挈二人首

張侍郎昇傳臚前一夕夢登天兩手挈二人首云皆同姓者及開榜一甲張昇二甲張燧三甲張曉

白衣執手

詳帷服部達奚武

鳳集手上

詳飛鳥部孫姓者

指

持刀自落十指節

魏莊帝欲圖爾朱榮夜夢手持一刀自割落十指節都不覺痛惡之以告陽城王徽及楊侃徽解夢曰蝮蛇螫手壯

上解腕割指節與解腕何異去患乃是吉祥聞者皆言善
後爾未榮與元大穆同入帝在明光殿榮見魯安等持刀
入卽馳向御坐帝拔千牛刀手刃之去其十指得其手板
上有數牒啓皆左右去留人名非其心腹悉在出限帝曰
豎子若過今日便不可限於是天穆與榮子菩提並就戮
北史

吾患指痛

齊僧護守道直心不求慧業願造丈八石像咸怪其言後
於寺北谷中見一臥石長可丈八乃顧匠營造向經一周
面腹粗了而背著地以六具拘舉之初不可動一日忽然

自翻卽就營造移置佛堂晉州陷日像汗流地周兵入齊
燒諸佛寺此像獨不變色又欲倒之用大牛數頭挽不動
忽有異僧以瓦木土壘壘而圍之尋失僧所在像後降夢
于人曰吾患指痛其人寤而視焉乃木傷其二指也遂卽
補之開皇十年盜像幡蓋者夢丈八人人室責之賊大怖
悔而謝焉其像見在

法苑珠林

大旛出指端

詳旂常部劉仁恭

掌

掌中草不脫

辛寅遜虜掌中草不脫後爲翰林學士草制數年復掌選

人身

心 以刀開心

鄭玄師馬融三載無聞過樹陰下假寐夢一人以刀開其
心謂曰子可學矣於是寤而卽返遂洞精典籍後東歸融
曰詩書禮樂皆東矣

異苑

大鑿開心納藥

尹知章少勤學嘗夢神人以大鑿開其心以藥內之自是
日益開朗盡通諸經精義未幾而諸師友北面受業焉睿
宗卽位中書令張說薦爲禮部員外郎俄轉秘書監

唐書

援手摩心

宋羅琬妻費氏父悅爲寧州刺史費少而信誦法華經數

年不効後得病忽苦心痛閨門惶懼屬纊待時費心念我
誦經勤苦宜有善祐庶不遂致死也既而睡食頃夢見佛
於牕中援手以摩其心應時都愈

述異記

當用秀才心肝

高皇初造鈔屢不就一夕夢神告曰當用秀才心肝爲之
寤思之未得曰豈將殺士爲之耶高后曰不然士子苦
心程業其文課卽心肝也上悅命取太學所積課簿搗
而爲之果成乃令歲輸上方

明興雜記

腹

蒼龍據腹

詳鱗介部薄太后

蛇自臍入腹

詳鱗介部范延光

松生腹

詳品物部丁固

臍
日入臍中

慕容德母公孫氏夢日入臍中晝寢而生德德後稱帝於

廣固北史

臍
五臟出在地

成帝幸甘泉詔召揚雄作賦雄倦臥夢其五臟出在地以

手收入及覺人少氣桓譚新論

腸

腸繞吳昌門

孫堅母懷姙夢腸繞吳昌門是生堅

吳志

剖滌腸胃

詳文翰部王仁裕

膏育

育上膏下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

緩醫名也

治之未至公夢二豎子

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育之上膏之下若

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

針之不及藥不至焉公曰良醫也爲之厚禮而歸之

左傳

當入靈府

秦王俊有疾隋主馳召許智藏療之俊夜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聞許智藏將至必當相苦爲之奈何次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避之及智藏至爲俊診脉曰疾已入心當發癰不可救也數日後果以癰薨

隋書語
似二二

二蒼頭在前在後

許叔微家一婦人夢二蒼頭一在前一在後手中持一物前者云到也未後者應云到也擊一下爆然有聲遂覺後心一點痛不可忍昏悶移時叔微所合精神丹卽取三粒令餌之痛止神醒其方出千金中二蒼頭殆二豎之比

也醫說

勝

劍決左脇入子

肅宗在東都爲李林甫所構日夕危懼髣髴斑白嘗早朝上見之愀然曰汝疾歸院吾當幸汝及上至顧見宮中庭宇不灑掃樂器屏幃塵埃積其間左右使令無有女妓上爲動容顧謂力士曰太子居如此將軍盍使我聞乎力士奏曰臣嘗欲上言太子不許云無以動上念上卽詔力士下京兆尹亟選人家子女頗長潔白者五人將以賜太子力士趨去復還奏曰臣他日嘗宣旨京兆閱致子女人間囂囂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爲口實臣以爲掖庭中故衣

人身

冠族以事沒入者宜可備選上大悅使力士詔掖庭令按籍閱視得三人乃以賜太子而章敬吳皇后在選中頃之后侍寢大魘吟呼若有痛者肅宗呼之不醒乃自計曰上賜我卒不救上安知非吾護視不謹耶遽秉燭視之良久乃寤肅宗問之后手掩其左脇曰妾向夢中有神人長丈餘介金甲而操劍顧謂妾曰帝命吾與汝爲子自左脇劍決而入痛殆不可忍及今尚未已也肅宗檢之于燭下則若有縫而赤者存焉遽以狀聞遂生代宗

唐史

傷在脇

宋張治爲袁州司理叅軍民有殺人者治其獄無狀俄夢

一人拜於庭示以傷在脇治用以驗治果伏

宋史

骨

取君集威骨來

唐貞觀中侯君集與庶人承乾通謀意不自安忽夢二甲士錄至一處見一人高冠奮髯叱左右取君集威骨來俄有數人操屠刀開其腦上及右臂間各取骨一片狀如魚尾因吮嚙而覺腦臂猶痛自是心悸力耗至不能引一鈞弓欲自首不決而敗

酉陽雜俎

腎

規其腎以墨

晉文公之太子驩少子黑臀文公卒子襄公驩立襄公卒子靈公夷臯立靈公侈民不附趙穿弑靈公於桃園迎襄

公弟黑臀子周而立之是為成公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
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三而昇驪之孫故名之曰黑臀
黑臀在位七年子景公孫厲公相繼立自黑臀至厲公三
世矣厲公弑國人逆周子立之定悼公悼公驪之孫也

陰 陰毛拂踝

魏鄴範為青州刺史解州還京夜夢陰毛拂踝他日言之
偶有齊人占夢者史武進解之曰公豪盛於齊下矣使君
臨俯東秦道光海岳必當重牧全齊再祿管丘範笑曰吾
當為卿驗此夢後果如其言

北史

誤中長陰

詳虔劉部姚萇

膝

兩龍枕膝

詳鱗介部簡文帝

下體

毋下體

顧琮爲補闕嘗有罪繫詔獄當伏法琮一夕憂愁坐而假寐忽夢見其毋下體琮愈懼形於顏色流輩問琮以夢告之自謂不祥甚也時有善解者賀曰子其免乎問何以知之曰太夫人下體是足下生路也重見生路何吉如之吾是以賀也明日門下侍郎薛稷奏刑失入竟得免琮後至

宰相

廣異記

狼啖一脚

敦煌郡功曹張邈嘗奉使詣州夜夢狼啖一脚問索統統曰脚肉被啖爲却字却者不前也時東虜反遂不果行

史

昆脚皆頭

杜牧頃於宰執求小儀不遂請小秋又不遂嘗夢人謂曰辭春不及秋昆脚與皆頭後果得比部員外

尚書故實

沙門以足躡之

宋張興頗信佛法嘗從沙門僧融翼時受八戒興爲劫賊所引逋逃不獲妻繫獄掠笞積日偶縣失火出囚路側遇融翼妻呼問黎何不賜救融曰貧道力弱不能救唯宜勤

念觀世音庶獲免耳妻便晝夜祈念經十日許夜夢一沙
門以足躡之曰咄咄可起妻卽驚起鉗鎖桎梏俱解然閉
戶警防無由得出慮有覺者乃却自械又夢向者沙門曰
戶已開矣妻覺而馳出守備俱寢安步而逸開行數里卒
值一人妻懼躡地已而相訊乃其夫也相見悲喜夜投融
翼融翼匿之獲免焉

冥祥記

捧脚捧肘

詳地理部隋文帝

猪嘴足

詳走獸部關羽

星墜壓脚

詳天象部陳奇

小麥漬脚

詳品物部李禮之

彝倫部

君臣

夜爲君

有老役夫晝則呻吟卽事夜則熟寐夢爲國君覺而曰吾
晝爲僕夜爲君何所怨哉

列子

南面王樂

莊子使楚見空髑髏擊以馬捶而問曰夫子貪生失理而

為此乎將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語卒援觸體枕而臥爛
體見夢曰夫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與天
地為春秋雖南面帝王樂不能過也

帝賚良弼

殷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以
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

書經

魏徵

魏徵疾太宗夢與徵別既寤流涕是夕徵卒故御製碑文
云昔高宗得良弼於夢中朕今失賢臣於覺後

虞世南

虞世南卒太宗爲詩一篇追述往古興亡之道旣而嘆曰
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之此詩將何以示令起居郎
褚遂良詣其靈帳讀訖焚之與世南神識感悟後數歲太
宗夜夢見之有若平生翌日下制曰禮部尚書永興文懿
公虞世南德行淳備文爲辭宗夙夜盡心志在忠益奄從
物化倏移歲序昨因夜夢忽覩其人兼進讜言有如平生
追惟遺美良增悲歎宜資宣助申朕思舊之情可於其家
爲設五百僧齋并爲造天尊像一區又勅圖其形於凌烟

閣

唐書

薛收

薛收死太宗亦夢之如平生

伏侍唐太宗

黃德昭赴試路病夢神叱之曰汝當伏侍唐太宗安得在此宜速歸不信我且死德昭懼遂歸初德昭以明經應舉明年改詞賦科入試試題是唐太宗功被九州歌德昭乃以太宗比大禹大爲主司賞拔遂冠場中

夢譚

馮京入朝

宋皇祐間鄭俠上言政事闕失因而力薦馮京言事者以爲交通罷知亳州後召京知樞密未至帝中夕呼左右曰適夢馮京入朝故賜之詔有渴想儀形夢寐不忘之語

爾父笑談如曩時

宋文憲濂旣致政歲一入朝辭還數日 高皇問其子璉
曰朕疇昔之夜夢爾父笑談如曩時璉曰非陛下垂念臣
父切至何以形諸夢寐

吾學編

別館聯句

詳文翰部鄭顥

父母

後六日共父同出

孝女叔先雄者健爲人也父泥和永建初爲縣功曹縣長
遣泥和持檄謁巴郡太守乘船墮湍水物故尸喪不歸雄
感念怨痛號泣晝夜心不圖存常有自沈之計所生男女

二人竝數歲雄乃各作囊盛珠環以繫兒數爲訣別之辭
家人每防閑之經百許日後稍懈雄因乘小舩於父墮處
慟哭遂自投水死其父弟賢夢雄告之却後六日當共父
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江上郡縣表言爲雄立
碑圖象其形焉

后漢書

父母來迎

李使君在州明早將祀社夜潔齋臥于廳事夢其父母盡
來迎已覺而惡之具告其妻因疾數日卒

紀聞

父先君

孔子絕糧乎陳蔡之間藜藿不糲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

魯論

索米得來羹之幾熟孔子望見回攬其甑中而飯之食熟
謁孔子而進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欲饋顏回
對曰不可垓煤入甑中棄食不祥因攬而飯之矣

呂覽

父命立超

慕容德迎其兄子超於長安既至德夜夢其父曰汝既無
子何不早立超爲太子不爾惡人生心寤而告其妻曰先
帝神明所勅觀此夢意吾將死矣乃以超爲皇太子是月
德死

北史

父書亟來二字

宋唐伯虎字長孺其父游瀘南伯虎與弟庚居母喪於丹

山伯虎夜半蹴庚曰吾夢收父書發之得亟來二字吾父得無他乎吾心動矣起裹糧走洪川冒江漲假漁舟至瀘南父果病甚是日少間伯虎具舟侍父歸卒於家

宋史

汝父作狀元

宋蔡確少年夢有告之者曰汝當執政汝父作狀元斯其時也覺而笑曰鬼物乃相戲如此乎吾父老矣方致仕豈復有作狀元之理確以元豐二年五月自御史中丞拜參知政事時其父已歿五年三月確侍殿上聽唱進士名南劍州黃裳居首確大驚蓋其父名黃裳也

婦
還侍疾

鄱陽王蕭恢初鎮蜀所生費太妃猶停都後於都下不豫
恢未之知一夜忽夢還侍疾既覺憂惶便廢寢食俄而都
信至太妃已瘳

梁史

毋與之言

高士廉家世顯赫少以孝聞大業中爲治禮郎隋軍伐遼
兵部尚書斛斯政亡奔高麗士廉坐與交游謫爲朱鳶主
簿嶺南瘴癘不逞將毋留妻鮮于氏侍養旨甘不足乃賣
大宅買小宅以處之分其餘資輕裝而去尋屬天下大亂
王命阻絕交趾太守丘和署爲司法書佐士廉久在南方
不知毋問顧念彌切嘗晝寢夢其毋與之言宛如膝下旣

覺而涕泣橫集明日果得毋訊議者以爲孝感云

唐史

頻夜夢母

唐永泰初豐州烽子暮出爲党項縛入西蕃養馬蕃王令穴肩骨貫以皮索以馬數百蹄配之經半歲馬息一倍蕃王賞以羊革數百因轉近牙帳贊普子愛其了事遂令執纛左右有剩肉餘酪與之一夕贊普聞其悲泣問之云有老母頻夜夢見贊普頗仁聞之悵然召至帳中語之曰蕃法嚴無放還例我與爾有力馬兩匹縱爾逃歸無言我也烽子得馬極騁經宿方及豐州界歸家其母尚存

母欲食魚

胡光遠母喪廬墓一夕夢母欲食魚晨起求魚以祭見生魚五尾列墓前俱有齧痕鄰里驚異方共聚觀有獺出草中浮水去衆知獺所獻以孝感聞於官表其閭

元史

母疾

尹莘遊學京師夢母疾心怪之馳歸母已亡

元史

叔

叩頭救叔

嘉興徐祖幼孤叔隗養之如所生隗病祖營作甚勤是夜夢二人來云汝叔應合死也祖叩頭祈請哀愍二人云念汝如此爲活之祖覺叔乃瘥

搜神記

兄弟

弟得忠漸損

盧潛在壽陽城爲陳兵所圍寄書與弟士邃曰吾夢汝以某月某日得患某月某日漸損書至一如其夢

北史

兄弟同在院

元絳少時嘗夢人告之曰異日當爲翰林學士須兄弟數人同在院絳寤思素無兄弟疑夢爲不然熙寧中除學士同時先後入院者有韓維陳繹鄧綰楊繪并絳五人名皆從糸始悟兄弟之兆

夢溪筆談

夫婦

妻有身

晉咸和初徐精遠行夢與妻寢有身明年歸妻果產

夫已死

後魏彭城劉氏嫁渤海封卓初成婚時卓官京師後坐事
伏法劉氏在家忽夢夫已死哀哭不止經旬凶問果至遂
憤懣而死

列女傳

婦來告

高郵高氏婦携女從夫避亂入道旁空舍脫金纏臂與女
且語夫疾行夫去卽自縊賊至焚之夫抵儀真夜夢婦來
告曰我已縊死彼舍矣其精爽如此

志

男子求爲妻

李節婦嫁鄭廉未逾年而廉死夢一男子求爲妻初不許
後數數夢之李自疑容色所召卽自截髮毀容其鬼謝曰

夫人竹柏之操不可奪也自是不復夢

朝野僉載

娘子夢魘

唐貞元中獨孤遐叔家長安下第將游劍南與妻白氏約周歲歸及至蜀後不偶經二年始歸至金光門天已暝無旅舍惟一佛堂遐叔止焉忽聞牆外有數人相呼聲乃屏氣潛伺之見有公子女郎十數輩間坐獻酬履舄交錯中有一女憂傷憔悴側身下坐似遐叔之妻迫而察之乃真是也方一少年迫之歌者再三遐叔驚憤乃捫一大甌飛擊之甌去遐叔亦醒似夢非夢謂其妻已死平明促歸入門青衣報娘子夢魘方悟遐叔問之妻述夢中事與遐叔

所見同

此事與張生還許州見妻夢中事大相類但張發凡中妻額耳二夢俱見釋家

君婦始生

崔元綜欲娶婦夢人云此非君婦君婦始生夢中相隨至履信坊見一婦人生女云是君婦崔所議女暴亡後官至四品年三十八乃娶韋涉妹年十九履信坊居尋勘歲月正所夢之日生

定命錄

張韓王之妻

蜀人范守與黃宰爲世姻范生子黃生女因締婚焉嘉熙間則范官於淮黃官於江南時男女各數歲矣仍申前議范氏子夜夢神告曰黃女乃張韓王之妻君妻已生於唐

氏矣未幾范謫嶺南十餘年及歸黃女已三適矣適張張
死再適韓韓死乃歸於王范氏子竟娶唐女焉

文伯之妻杜氏

分宜涂四友字文伯夢一婦人姿容甚麗引手示之有金
書六字曰文伯之妻杜氏是年中選郡人杜學諭來議婚
遂求爲妻俄登進士官至柳州守與杜偕老焉

子
百萬錢買子

王導夢人以百萬錢買其子悅潛爲祈禱者備矣尋掘地
得錢百萬意甚惡之一皆藏閉及悅疾篤導憂念特至不
食積日悅竟卒

當生貴子

梁郗后母宋文帝女尋陽公主也方娠夢當生貴子乃生

后

南史

賜汝一子

魏宗室都牧尚書瑞母尹氏有娠致傷後晝寢夢一老翁具衣冠曰吾賜汝一子汝勿憂也未幾生子禎以爲協夢名之曰瑞字之曰天賜後位至太中大夫

北史

抱子升天

北周宇文泰母王氏初孕五月夜夢抱子升天不至而止寤以告其父肱肱喜曰雖不至天貴亦極矣

北史

涕泣囑子

宣咸卒後五年石虎夢見咸涕泗囑其子奮曰非心慮所達也通夢之言而有徵奮今何在左右對曰爲趙郡守於是卽擢拜廷尉爲太常

北史

兒墮月中

范文正夫人有娠夜夢兒墮自月中承以衣裾得之遂生純仁是爲忠宣

兒子逆天不孝

下邳張裨者家世冠族末葉衰微有子邦生孫女美鄰人欲聘爲妾裨以舊門不許鄰人忿之乃焚其屋裨遂燒死

邦出外得免後還畏鄰人勢力又貪其財竟嫁女與之經
一年邦夢見裨曰汝爲兒子逆天不孝棄親就怨潛同兇
黨便捉邦頭以手中挑杖刺之邦因病兩宿嘔血而死邦
死日鄰人又見裨排門戶直入張目攘袂曰君恃勢縱惡
酷暴之甚枉見殺害我已上訴事獲申雪却後數日令君
知之鄰人得病尋亦隕歿

還究記

上帝賜以男女

宋沙門島配囚事舊制有定額過額則取先到者投海中
及馬默知登州建言朝廷旣貸其生復投海中非好生本
意今後溢額乞選年深者移登州神宗深然之遂著爲例

默初無嗣後夢天使稱上帝命賜以男女此後胤嗣遂繁
皆以爲陰德之報云

餘冬序錄

爾子吳寬

錢狀元福幼時病劇其父夢人語之曰爾子吳寬也時吳
文定當家食已而連舉省殿二元至庚戌福亦舉省殿二
元式相符云

令兒悲

蔣文學靈弱冠知名黌校年十六死死後屢見夢於母見
卽馳去母逐之問靈何在靈言兒爲帝召作丹臺記今不
得如昔滯行卽去一夕母又夢靈父言吾死不如靈靈

死不滅不散欲來卽來耳言旣隨復見意語與父言無
少異又云母哭母過慟若過慟若不食葷若拈弄兒典籍
皆令兒悲 祝京兆集

嗣子昌世同拜家廟

淳祐間陳公振居吳門無子有同姓曰昌世者爲人端慤
因延之家塾嘗從容與言繼嗣事且托之訪覓歷久未有
所啓問之以難其人對公振曰得如子者乃佳昌世惶恐
不敢當久之又問如初昌世謝未敢輕有所進公振夢謁
家廟覺有拜於後者顧視之乃昌世也意遂決乃立昌世
爲後昌世以其澤入仕倅三衢攝郡有廉名穆陵聞之擢

爲郎

癸辛雜志

姑婦

黃氏來言

東平呂生妻黃氏病將死告於姑曰妾病且死然聞人死當爲鬼獨恨人鬼不相通使存者益哀今姑念妾深妾死必能以夢告於姑及死姑夢見黃氏來泣而言曰妾平生無狀今爲異類生於鄭之東野叢木中黥其翼吸其鳴者是也後七日當來謁姑願姑念平生時無以異類見阻言訖而去後七日果一鳥自東來止於庭樹哀鳴久之其姑泣而言曰果吾之夢矣汝無昧平素直來吾之居也其鳥卽飛入堂中迴翔哀唳僅食頃東向而去

宣室志

張元伯

范式字巨卿山陽人也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二人少遊太學爲諸生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尅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醞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式仕爲郡功曹後元伯寢疾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

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悟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就留止冢次爲修墳樹然後乃去

後漢書

王由携酒賦詩爲別

魏盧元明一夕忽夢其友王由自潁川携酒就之言別賦詩爲贈及明憶其十字云自茲一去後市朝不復遊元明歎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間乃有今夢詩復如此必有他故經三日果聞由爲亂兵所害尋其亡日卽發夢之夕也

魏史

夢李白

詩二首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君今在羅網何以有羽翼落月滿屋梁猶

疑見顏色夜深波浪濶無使蛟龍得

時白坐永王瑛黨故其辭危

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告歸
常局促苦道來不易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出門搔白
首若負平生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顛顚孰云網恢恢將
老身反累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

杜工部集

令狐學士

李商隱夢令狐學士詩云山驛荒涼白竹扉殘燈向曉夢
河輝右銀臺路雪三尺鳳詔裁成當直歸

李義山集

韓弁李績

渾瑊罹西蕃劫盟掌書記韓弁遇害弁素與櫟陽尉李績

友善績因晝寢忽夢弁被髮披衣面目盡血績初不識及稱姓名乃相勞勉如平生弁曰今從禿髮大使填河憔悴困辱不可言間來奉詣耳吾久飢渴明日午時於宅西南爲置酒饌錢物亦平生之分也績許之悲愴待旦至午時如言祭之忽有黑風自西來旋轉筵上飄卷紙錢及酒食皆飛去舉邑人觀之時貞元四年

河東記

陸憑沈萇

陸憑少有志行神彩秀澈家於湖州性悅山水貞元乙丑三月遊永嘉遭疾而歿憑素與吳興沈萇友善萇夢憑顏色顚頽曰我遊至永嘉苦疾將困君爲知我者願託家事

長悲之又叙舊歡宴語久之臨去曰憑船已發來日午時
到此執手而去及覺所記甚分明乃書而錄之如期而憑
喪船至甚撫孤而慟賻助倍禮

太平廣記

夢占類考卷二